

## 第一章《阿含》——空與解脫道

### 第三節 空與心解脫（p.20~p.23）

釋厚觀（2004.3.24）

#### 一、隨觀想的不同而成爲種種的定法（p.20）

在定慧的修習中，所有的方便不一，隨觀想的不同，修習成就，成爲種種的定法；這不是偏於定，而是從定得名<sup>1</sup>。在佛教界類集、分別的學風（本於佛說，經弟子們的發展，成爲阿毘達磨）中，多方面傳出定法，或經過論辯，然後成爲定論。

修證者所傳的內容，不但名稱不一，即使名稱相同的，含義也有淺有深<sup>2</sup>。因爲這些名稱，絕大多數是世俗固有的名詞，「空」也不例外；隨俗立名，加上宏傳者的程度參差，意義也就難以一致了。這是理解種種定法所必要注意的。

#### 二、與「空」有密切關係的定法：四種心三昧（四種心解脫）（p.20~21）

與空有密切關係的定法，主要是四種心三昧，《相應部》作心解脫。

（一）《雜阿含經》卷 21 (567 經)：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菴羅聚落菴羅林精舍，與眾多上座比丘俱。時有質多羅長者，詣諸上座比丘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時諸上座比丘，為質多羅長者種種說法，示教、照喜；示教、照喜已，默然住。時質多羅長者，詣尊者那伽達多比丘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

<sup>1</sup> 印順法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1216：

「三昧是定，然在《阿含經》中，三昧每隨觀慧的內容立名，如「空三昧」、「無相三昧」、「無願三昧」——三三昧，或稱三解脫門。在修證上，三三昧是極重要的定門。《雜阿含經》中，質多長者說：四種三昧——「無量心三昧」、「無相心三昧」、「無所有心三昧」、「空心三昧」，約空無我我所說，可說是同一的。《大智度論》說：三三昧同緣一實相；三法印即是一實相，可說就是這一解說的引申。三三昧與四種三昧，都是隨觀慧的內容立名的。」

<sup>2</sup> (1) 印順法師《空之探究》p.35：「無相定，依修行者的用心不同，淺深不一；與成爲定論的非想非非想處，滅盡定，無想定，都有關係，所以內容比較複雜。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04 說：「謂無相聲，說多種義：或於空三摩地說無相聲，如是或於見道，或於不動心解脫，或於非想非非想處，或即於無相三摩地說無相聲。」（大正 27，541b6~9）

(2) 《空之探究》p.44：「無相心三昧，是有淺深的：淺的還可能會退墮；深的是見滅得道，成爲聖者；最究竟的，當然是一切煩惱空，阿羅漢的不動心解脫了。」

尊者那伽達多告質多羅長者：「有無量心三昧，無相心三昧，無所有心三昧，空三昧。云何長者！此法為種種義故種種名？為一義有種種名？」

質多羅長者問尊者那伽達多：「此諸三昧，為世尊所說，為尊者自意說耶」？尊者那伽達多答言：「此世尊所說」。

質多羅長者語尊者那伽達多：「聽我小思惟此義，然後當答」。須臾思惟已，語尊者那伽達多：「有法，種種義、種種句、種種味<sup>3</sup>；有法，一義，種種味」。

復問長者：「云何有法，種種義、種種句、種種味」？

長者答言：「無量三昧者，謂聖弟子心與慈俱，無怨、無憎、無恚，寬弘重心，無量修習普緣，一方充滿，如是二方、三方、四方、上下，一切世間心與慈俱，無怨、無憎、無恚，寬弘重心，無量修習，充滿諸方一切世間普緣住，是名無量三昧。

云何為無相三昧？謂聖弟子於一切相不念，無相心三昧身作證，是名無相心三昧。

云何無所有心三昧？謂聖弟子度一切無量識入處，無所有、無所有心住，是名無所有心三昧。

云何空三昧？謂聖弟子世間空，世間空如實觀察常住、不變易，非我、非我所，是名空心三昧。是名為法種種義、種種句、種種味」。

復問長者：「云何法一義、種種味」？

答言：「尊者！謂貪（者是）有量，（恚、癡者是有量），若無諍者第一無量。

謂貪者是有相，恚、癡者是有相，無諍者是無相。

貪者是所有，恚、癡者是所有，無諍者是無所有。

復次、無諍者空於貪，空於恚、癡，空常住、不變易，空非我、非我所。是名法一義、種種味」。

尊者那伽達多問言：「云何長者！此義汝先所聞耶」？

答言：「尊者！不聞」。復告長者：「汝得大利，於甚深佛法，現聖慧眼得入」。

質多羅長者聞尊者那伽達多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（大正 2，149c6～150a16）

從那伽達多（Na<sup>g</sup>adatta）與質多羅（Citra）的問答，可見當時所傳的定法，有些是佛說的，有些是弟子們傳授時自立名目的。這四種心三昧（或心解脫），那時也還沒有達到眾所周知的程度，所以有此問答。

<sup>3</sup> 《空之探究》p.22：「味」是「名」的舊譯。

(二) 與此相當的《相應部》經，問答者是牛達多(Godatta)與質多(Citta)長者<sup>4</sup>。

(三) 編入《中部》(四三)《有明大經》，是舍利弗為大拘絺羅說的<sup>5</sup>。

(四) 依《相應部》，四種心解脫是：

- 1、無量心解脫。
- 2、無所有心解脫。
- 3、空心解脫。
- 4、無相心解脫。

### 三、四種心解脫之異同 (p.21)

這四種心解脫，到底是文異義異，還是文異義同呢？依質多長者的見解，可從兩方面說。

(一) 名稱不同，意義也就不同：

- 1、無量心解脫：是慈、悲、喜、捨——四無量定。
- 2、無所有心解脫：是四無色中的無所有處定。
- 3、空心解脫：是思惟我我所空。
- 4、無相心解脫：是一切相不作意，得無相心三昧。<sup>6</sup>

(二) 名稱雖然不同，而意義可說是一致的。

- 1、這是說：貪、瞋、癡（代表了一切煩惱）是量的因<sup>7</sup>(pama<sup>n</sup>!a-karan!a)，漏盡比丘所得**無量心解脫**中，**不動心解脫**最為第一；不動心解脫是貪空、瞋空、癡空，貪、瞋、癡空即**超越於限量**，是漏盡比丘的究竟解脫（不動阿羅漢）。

<sup>4</sup> 《相應部》(41)「質多相應」(日譯南傳 15·p.450~p.452；漢譯南傳 16·p.374~p.376)：「尊者牛達多言坐於一方之質多居士曰：「居士！此無量心解脫，無所有心解脫，空心解脫，無相心解脫，此等諸法是意義有別？抑名辭有別耶？或意義為一，唯名辭有別耶？……。」

<sup>5</sup> 《中部》(43)《有明大經》(日譯南傳 10·p.11~p.22；漢譯南傳 10·p.12~p.18)，與《中阿含經》(211)《大拘絺羅經》(大正 1,461b~464 b)相當，但《中阿含經》沒有這部分問答。

<sup>6</sup> 《空之探究》p.36：無相心三昧，依質多羅長者所說，是「一切相不念（作意）」而修成的三昧。作意，或譯思惟，念，憶念。不作意一切相的無相心三昧，是有淺深的。究竟的無相，如《雜阿含經》卷 45 說：「修習於無相，滅除憍慢使，得慢無間等，究竟於苦邊」(大正 2，331b)。

<sup>7</sup> 量 (巴利文：pama<sup>n</sup>!a；梵文：prama<sup>n</sup>!a)：有分量、數量、形量、稱量、度量、限度、容量、標準、正確的認識方法……等義。《空之探究》p.27：「量是依**局限性**而來的，如觀一切眾生而超越限量心，不起自他的分別，就與無我我所的空慧相應。質多羅長者以為：無量心解脫中最上的，是空於貪、瞋、癡的不動心解脫，空就是無量。」

2、同樣的意義，貪、瞋、癡是障礙，貪、瞋、癡空即**超越於所有**<sup>8</sup>，不動心解脫是**無所有心解脫**中最上的。

3、貪、瞋、癡是相的因<sup>9</sup>（nimitta-karana），貪、瞋、癡空即**超越於相**，不動心解脫是**無相心解脫**中最上的。

4、經中說無量、無所有、無相，卻沒有說到空心解脫，這因為空於貪、瞋、癡的不動心解脫，就是**空心解脫**的別名。

※從文異而義同來說，無量心解脫，無所有心解脫，無相心解脫，達到究竟處，與空心解脫——不動心解脫，平等平等。依觀想的方便不同，有四種心解脫的名目，而從空一切煩惱來說，這是一致的目標，如萬流入海，都是鹹味那樣。

#### 四、比較《雜阿含經》567 經與《相應部》之異同（p.22）

《雜阿含經》的四種心三昧，從名稱不同而意義也不同來說，與《相應部》所說是一致的。但從名稱不同而意義相同來說，《雜阿含經》的文句，與《相應部》有些出入。

<sup>8</sup>（1）《瑜伽師地論》卷 87 說：「又能制伏四外繫所攝貪、瞋、癡三種所有：謂貪欲身繫，攝貪所有；瞋恚身繫，攝瞋所有；餘二身繫，攝癡所有。當知此中**極鄙穢義，是所有義**。」（大正 30, 792a5～8）。

（2）四身繫，參見《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》卷 8：

「四身繫者：一貪身繫，二瞋身繫，三戒禁取身繫，四此實執取身繫。

云何貪身繫？答：貪者，謂於欲境諸貪等貪，廣說乃至貪類貪生，是名為貪。身繫者，謂此貪未斷未遍知，於彼彼有情彼彼身，彼彼聚彼彼所得，自體為因為緣繫等，繫各別繫相連相續方得久住。……是名身繫。……

云何瞋身繫？答：瞋者，謂於有情欲為損害，廣說乃至現為過患，是名為瞋。身繫者如前說。

云何戒禁取身繫？答：戒禁取及身繫，俱如前說。

云何此實執取身繫？答：此實執取者，謂或有執我及世間常，此實，餘癡妄。或復有執我及世間無常，此實，餘癡妄。或復有執我及世間亦常亦無常，此實，餘癡妄。或復有執我及世間非常非無常，此實，餘癡妄。或復有執我及世間有邊，此實，餘癡妄。或復有執我及世間無邊，此實，餘癡妄。或復有執我及世間亦有邊亦無邊，此實，餘癡妄。或復有執我及世間非有邊非無邊，此實，餘癡妄。或復有執命者即身，此實，餘癡妄。或復有執命者異身，此實，餘癡妄。或復有執如來死後有，此實，餘癡妄。或復有執如來死後非有，此實，餘癡妄。或復有執如來死後亦有亦非有，此實，餘癡妄。或復有執如來死後非有非非有，此實，餘癡妄。如是等，名此實執取身繫者。」（大正 26, 399c22～400a21）

<sup>9</sup>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05 云：「於不動心解脫說**無相聲者**：如說，大德瞿達多！當知貪欲、瞋恚、愚癡是相，有不動心解脫，是最勝無相。

問：何故不動心解脫名無相耶？

答：一切煩惱皆名為相，彼心不為煩惱擾，煩惱於心不得自在，心於煩惱得自在故，說名無相。」（大正 27, 542a1～6）。

如《雜阿含經》卷 21(567 經)說：

云何法一義種種味（味是「名」的舊譯）？

答言：尊者！謂貪有量，（恚、癡是有量），若無諍者第一無量。

謂貪者是有相，恚、癡者是有相，無諍者是（第一）無相。

貪者是所有，恚、癡者是所有，無諍者是（第一）無所有。

復次，無諍者，空於貪，空於恚、癡，空常住不變易，空非我非我所。是名法一義種種味。（大正 2，150a5～11）

※《相應部》《質多相應》（日譯南傳 15，p.451～p.452；漢譯南傳 16，p.375～p.376）

大德！染欲是作量者，瞋恚是作量者，愚癡是作量者。漏盡之比丘，捨棄此等，如斷根無本之多羅樹，非使生成者，為未來不生之法。

大德！於無量心解脫中，知不動心解脫為此等之最第一。然此不動心解脫，為依染欲而空，依瞋恚而空，依愚癡而空。

大德！染欲是障礙，瞋恚是障礙，愚癡是障礙。漏盡之比丘，捨棄此等，如斷根無本之多羅樹，非使生成者，為未來不生之法。

大德！於無所有解脫中，知不動心解脫為此等之最第一。然此不動心解脫，為依染欲而空，依瞋恚而空，依愚癡而空。

大德！染欲為作相者，瞋恚為作相者，愚癡為作相者。漏盡之比丘，捨棄此等，如斷根無本之多羅樹，非使生成者，為未來不生之法。

大德！於無相心解脫中，知不動心解脫為此等最第一。然此不動心解脫，依染欲而空，依瞋恚而空，依愚癡而空。

大德！或依於事由，謂此等諸法之意義為一，唯名辭各別而已，其事由即在此。

1、《相應部》的不動心解脫，《雜阿含經》作無諍，應該是無諍住或無諍三昧的簡稱<sup>10</sup>。諍有三類<sup>11</sup>，煩惱也名為諍——煩惱諍，所以無諍是沒有一切煩惱，與空一切煩惱的不動心解脫相當。

2、《相應部》說了無量等三種心解脫中最第一的，是貪空、瞋空、癡空，不再說空心解脫，那是以不動心解脫為空心解脫了。

<sup>10</sup> 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05 說：「於不動心解脫說無相聲者：如說，大德瞿達多！當知貪欲、瞋恚、愚癡是相；有不動心解脫，是最勝無相。（大正 27,542a1～3）。《大毘婆沙論》說的瞿達多，即牛達多，與《相應部》相同，反而與《雜阿含經》說的那伽達多不合。

<sup>11</sup> 無諍（梵 *aranā*）音譯阿蘭那。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79：「然諍有三：一煩惱諍、二蘊諍、三門諍。煩惱諍者謂百八煩惱；蘊諍者謂死；門諍者謂諸有情互相陵辱言語相違。」（大正 27,899a22～24）。

《雜阿含經》說明無量等三種中，無諍最爲第一，然後又解說無諍是：「空於貪，空於恚、癡；空常住不變易，空非我非我所」<sup>12</sup>。解說無諍，也就是解說空心三昧。

## 五、「無諍」與「空」之關係（p.22～p.23）

無諍與空，是有關係的，如《中阿含經》《拘樓瘦無諍經》末了說：

云何有諍法？云何無諍法？

若欲相應與喜樂俱，極下賤業，為凡夫行，此法有諍。

以何等故此法有諍？此法有苦、有煩、有熱、有憂感邪行，是故此法則有諍也。

若自身苦行，至苦非聖行，無義相應，此法有諍。

以何等故此法有諍？此法有苦、有煩、有熱、有憂感邪行，是故此法則有諍也。

離此二邊，則有中道，成眼成智，自在成定，趣智、趣覺、趣於涅槃，此法無諍。

以何等故此法無諍？此法無苦、無煩、無熱、無憂感正行，是故此法則無諍也。

.....

汝等當知諍法及無諍法。知諍法及無諍法已，棄捨諍法、修習無諍法，汝等當學。

如是須菩提族姓子以無諍道，於後知法如法。知法如真實，須菩提說偈：此行真實空，捨此住止息<sup>13</sup>。

總之，四種心解脫中最上的；是空於貪、恚、癡的不動心解脫，或無諍住，也就是心解脫（或心三昧）而達究竟，不外乎空的究竟完成。無量，無所有，無相，無諍，不動，從煩惱空而清淨來說，都可以看作空的異名。

無諍——阿練若，本是修行者的住處。由於住處寧靜，沒有煩累，象徵禪慧的境地，而名為無諍住、無諍三昧的。

這與「空」，本用來形容住處的空曠，沒有人物的煩累，也就用來象徵禪慧，而有空住、空三昧等名目，情境是完全一樣的。

<sup>12</sup> 《雜阿含經》卷 21(567 經)(大正 2,150a9～11)。

<sup>13</sup> 《中阿含經》卷 43(169 經)《拘樓瘦無諍經》(大正 1,703a17～c11)；《中部》(139)《無諍分別經》，但說：「善男子須菩提行無諍道」(日譯南傳 11 下，p.332；漢譯南傳 12，p.246)。